

阿联酋的城市绿化见闻

徐国平

以盛产石油著称的中东国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虽地处沙漠地带，但在迪拜、阿布扎比等主要城市，随处可见郁郁葱葱的树木，芳草如茵的绿地，姹紫嫣红的花圃，完全看不出这一切的底下是片片黄沙。因此，阿联酋享有“沙漠中的花朵”的美称。

2013年5月，我和老伴去阿联酋旅游。当地初夏的五月，天气很热，但我们这些老年旅友游兴不减。登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楼哈利法塔，参观金碧辉煌的全球第一座七星酒店——迪拜帆船酒店，游览当时全球最大的人工岛——朱美拉棕榈岛，在阿联酋最大的清真寺——扎耶德清真寺观光，还乘坐古老的水上的士，在迪拜河上观赏两岸景色。迪拜市是阿联酋中人口最多的城市。它从沙漠地带临海的一个小渔村，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成为国际化的贸易旅游城市和经济、金融中心所创造的奇迹，令世人惊叹不

已。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同时也是阿联酋最大一个酋长国——阿布扎比酋长国的首府。它是真正的“石油王国”，还蕴藏着丰富的天然气。阿布扎比利用这些资源所带来的财富，大力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旅游等产业，使这块贫瘠、荒凉、扬砾飞沙的不毛之地成为石油开采、加工和旅游观光的热点。

阿联酋先后建造了多座海水淡化处理厂，解决生产生活用水，并利用废水循环处理和滴灌系统来解决绿化用水，不惜重金改善生态环境，走出了一条因油而富、因绿而兴的良性循环可持续发展路子。

晨起，到酒店附近的街道上散步。只见道路两边是一片片绿茵茵的草地，一排排枝繁叶茂的椰枣树、火红艳丽的凤凰木和高大的棕榈树……各种热带花木把宽阔的街道装扮得绿意盎然。走近树木、花圃、草地一看，每棵树的根部都有一根塑料供水软管，软管上有一个个小孔，水就从这些小

孔中滴滴答答地流出来，浇灌着种在沙土里的大树。草坪上无一例外地都有喷灌设施。水量都不大，但估计经过科学计算，足够满足树木草坪对水的需要了。正在我们好奇地观看的时候，遇到了晨练回来的导游，他对我们说，不要小看这一滴水，它金贵如油。阿联酋属于热带沙漠气候，年平均降水量仅100毫米，多集中于1-2月间，一年仅有五天下雨。各种用水基本上靠海水淡化，海水淡化处理和滴灌设施成本昂贵。说这里水比油贵，一点也不过分。在迪拜，看谁家有钱，不是看他的别墅有多豪华，不是看他的车有多名贵，而是看他的花园里种了多少棵树，有多么大的草坪。看来阿联酋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来之不易。

因旅程时间紧，我们没去成阿联酋的锡尔巴尼亚斯岛。听导游和旅游攻略资料介绍，这个沙漠之岛全部作为野生动植物保护区，岛内种有棕榈、橄榄、桉树、柳树和各种果树350万棵，林木覆盖率高达70%以上。岛内有长颈鹿、猴子、

斑马、羚羊、老虎、狮子等野生动物一百多种，5万多头。还开通了一条运河和人工湖，河（湖）面上野鸭、天鹅、鸳鸯成群。这个沙漠国家就是这样用石油资源换取金钱，又用黄金白银改造自然环境。有了绿色，就能靠绿叶蒸发形成降雨，慢慢地改变当地的气候。有了绿色，就有了各种生命。首先是食草动物，然后是食肉动物，形成互为依存的生物链，以保持生态平衡。这不是阿拉伯世界的天方夜谭，而是正在进行的事实。

地球正面临着由于环境日益恶化，已经危及人类健康和生存的突出问题，包括最近各国不断出现的极端天气。保护环境是每个国家、每个地球人共同的义务。我国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深入践行“两山”理念，节能减排，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这既是建设良好生存环境的需要，也是对改善全球气候环境的重大贡献。每个公民都要响应国家的号召，从我做起，身体力行，践行低碳生活，爱护一草一木，促进美丽家园建设，使生活更加美好。

三味夜话(87)

文学的留白之美

杨洁波

处暑前夜，炎热的天气无法阻挡喜爱文学的朋友。我们相会于三味书店，聊一聊小说的留白艺术。

这次文学沙龙，我们讨论了雷蒙德·卡佛的《你们为什么不跳舞》和村上春树的《烧仓房》。两部小说有一个共同特点，都对故事进行了艺术化的处理，大量的留白给了读者非常广阔的想象空间，使得小说构建的世界从封闭走向开放，从稳固走向不确定，从而有了一种特殊的美。

蒋静波老师详细解读了《你们为什么不跳舞》。一个男人把家里的物品都摆放在院子里。一对路过的情侣看到了想购买家具，聊天中，他们喝了酒，男人与女孩跳了舞。几周后，女孩向人讲述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想试着说清楚隐藏在在这件事表象下的东西，但最终放弃。这个篇幅简短的故事就像冰山一样，绝大部分都埋在海水之下，我们看到的只是冰山露在水面上的一小部分。但是读者可以从卡佛简洁的文字中体悟、揣摩到许多东西。小说开头不厌其烦地罗列种种日常用品，正是男人以往生活的全部。男人把床这类私密的物品摆放在公开的场合，尤其是“他这边的床头柜”和“她那边的床头柜”，都在暗示着一段婚姻或一段情感的结束。床意味着婚姻关系，年轻情侣是即将步入婚姻的两个人，他们直接躺在了床上。但是女孩看到了天空中的一颗星星，男孩却扔下了一颗烟蒂。女孩想要跳舞，男孩死活不愿意陪她。从细节看，两人之间分歧巨大，是否幸福完全是未知数。故事由此形成了一个轮回：女孩和男孩是男人和他消失的妻子的过去，而男人和妻子是女孩和男孩的未来。在接触中，女孩发现了男人漫不经心毫不意之下隐藏的孤独和绝望，这种心灵之间短暂而深刻地互相触碰成了小说的点睛之笔。事后女孩不断试图诉说，但每次到了关键的这个点就戛然而止，因为她意识到了，人与人之间无法倾诉孤独。人最深的痛苦是无话可说。

《烧仓房》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讲述了一个看似平淡的故事。作家认识一个女孩，女孩没有固定工作，贫穷而率性，靠与不同的人交往填饱肚子。后来，女孩得到了一小笔遗产，决定去非洲一段时间，在非洲邂逅了一个十分有钱又无所事事的年轻人。回来后，女孩将年轻人介绍给了作家。一次交谈中，年轻人告诉作家，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烧掉一个仓房，专捡田地中央孤零零无人看守的仓房烧，拜访作家也是为了物色附近待烧的仓房。作家因此留心观察住所周围的仓房，但好几个月过去了，没有一个仓房被烧。可年轻人却肯定地说，已经烧掉了，而女孩也联络不上很久了。

不少人会觉得这个故事没头没尾，莫名其妙，女孩的故事和烧仓房的故事似乎两不相干。但是细细思索一下，没有一个仓房被烧，真正消失的是女孩，那么一个残酷的真相就会浮出水面：所谓的烧仓房只是杀害无辜者的隐喻，女孩已经死在了年轻人手里。

一个精神空虚的富家公子把贫穷女孩当猎物猎杀的故事，在普通的作者手里会被处理成一个冗长的悬疑惊悚故事，但在村上春树的手里，一切都是如此的平淡，如此的生活化，没有精神分析，没有死亡场景，所有的血腥残酷全都隐而不发，留给读者自己去脑补想象。大量的留白使得小说有了一种空灵的诗意，而这正是文学的魅力。

2018年，韩国导演李沧东把《烧仓房》改编成了电影《燃烧》，《燃烧》在《烧仓房》基础上，进行了更多维度更深层次的隐喻，是一部文学意味很浓的电影。

感谢文学，让我们有这个畅所欲言、精神共舞的夜晚。

睡晒谷场的记忆

王水成

上世纪七十年代，农村各地实行以生产队为单位的劳动分配制度。每年七八月，正是农村的双夏大忙时节，各生产队的晒谷场上到处都是堆高高隆起的稻谷堆。有的稻谷是刚刚从田里收割来的，称为毛谷，有的是不久前被筛选过稻草的，有的则是被挑拣过的干净且未曾晒过的稻谷……

晒谷场堆放的稻谷多了，仓库里又容纳不下，晚上只能摊晒在晒谷场上。为保证晒谷场内稻谷的绝对安全，生产队长会在每天晚上指派男性社员轮流值班，即睡在晒谷场。至于睡觉所需的日常用品，一律自行解决。

那天，我和队里的张国义被指派去晒谷场值班。约莫晚上六时多，当太阳还未下山之时，我就从家里取一条被单，一顶帐子、一只枕头和一条草席前往晒谷场。到那里，我发现张国义早已捷足先登，他也同样取上“四件套”。只是国义的自然能力远比我强。因他一到晒谷场就风风火火开始张罗起一只只竹箩来。竹箩不作别的用处，只是用来撑起四只角的帐子，这样晚上就可以免遭蚊子叮咬之苦了。

看着国义如此迅捷的动作，我也不敢示弱。自然，也开始张罗起竹箩来。反正晒谷场上三三两两散落的竹箩比比皆是，随你挑选。国义挑好我挑，我拣好国义拣，待要用的竹箩捡得差不多了，这才双双停止了“挑拣运动”。

有了足额足够的三只竹箩，我们就开始在水门汀上搭建睡床。于是，我们将一只只竹箩倒扣着，叠叠层层地叠四层，位于四只角的帐子全给吊挂上。经过几十分钟的劳动，一顶完好的帐子被四个倒扣着的竹箩给支撑了起来，那“水泥睡床”也初具规模。紧接着得用席子铺摊在帐子内的“水泥睡床”上，外加枕头、被单，再经过修整，那竹箩加帐子的“水泥睡床”总算大功告成，睡在水泥地的晒谷场上的睡床，何尝不是一种享受？又何尝不是一种独特的幸福？更是晒谷场上一道难见难寻的靓丽风景线。

既保护了生产队里的集体财产，又保卫了晒谷场上所放的一堆堆丰收的稻谷，那晚上我和国义睡得是那样的舒心，香甜无比。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四十多年，但当时的情景却难以忘怀，怎么也挥之不去。



凌霄花开 渔之乐

姑姑家在孔浦

南慕容

小时候因为姑姑家在孔浦的缘故，我只知有孔浦，不知有宁波。老孔浦人至今津津乐道的是当年宁波开通公交的时候，1路车的起点是南站，终点就是孔浦。他们大多是海洋渔业公司的职工家属，想当年，渔业公司可是宁波的龙头企业，甬说有多少艘远洋渔船了，就说说那些生活设施吧，菜市场、大众浴室、电影院、小商场、工人俱乐部等应有尽有，不用去城里，就把那个年代该有的福利都享受了一遍，谁还惦记着城障面的小吃、和义路的夜市和曙光影院的武打片呢？

每当节假日，我就和妹妹盼去孔浦的姑姑家，根本不用走什么弯路，公共汽车到了南站，找到1路车始发点，上车买好票，一路经过望湖市场、三江口、轮船码头、汽车北站等最繁华的地段，过了白沙和大通桥就到了孔浦。沿途都是江景和日新月异的市风光，按照现代的话来讲，1路车简直就是网红车。

那时候还没有绿梅小区和红梅小区，老孔浦人大多住在面积不到三十平方米的筒子楼里，后来才有了孔浦新村，标准面积是五六十平方米。那时候姑姑是远洋渔船上的二副，姑姑在孔浦幼儿园工作，他们的资历还不足以让他们住进楼房。单位分给他们的是矮平房，面积大概只有十多平方

米，冬冷夏热，离公厕还近，虽然条件简陋，但我所留恋的孔浦时光主要就是在矮平房的那一段日子。

姑姑大多数的日子都是在船上，如果暑假赶上轮休，就意味着有吃不完的大螃蟹了。天热储藏条件又差，螃蟹需要短时间吃完，姑姑会烤熟了用竹篮吊在通风的房顶，吃的时候用一根绳子拉动滑轮轻轻放下篮子。那螃蟹可真大啊，打开蟹盖，鲜香扑鼻。我最喜欢的是蟹钳，伸直了，几乎比小臂还长。至今难忘那悠闲而有口福的日子：午睡方起，低矮房顶上的小风扇悠悠旋转着，姑姑端来一碗绿豆汤，而点心竟然是野生的东海梭子蟹，不必遮遮掩掩，尽管予取予求。我用小锤子在大蟹钳上敲出凹痕，小心翼翼地用筷子剔出白嫩的蟹肉，蟹腿肉有丝缕的质感，蘸一点米醋，那种难以形容的人间至味在唇齿间缭绕至今。

夏夜风清，姑姑会带我们去庄市散步。长期的海员生活晒出了他一身古铜色的肤色，他光着膀子，孔武有力，说话掷地有声，就像渔船在大海中甩出的铁锚。我怀疑沿途的那些萤火虫就是被他的唾沫星子招来的。庄市有个海航的军用机场，经常有飞机在夜间演练，耳边不时有巨大的轰鸣声传来。姑姑把我们一驮在肩膀上，看战机不停闪烁着夜航灯从头顶飞过，战机越飞越远，在天空中只剩一点橘红色的微光。我们就计算着返航的时

间，周而复始，心中充满了自豪。尽管后来没有当成飞行员，但年少的我对着从头顶掠过的战机许下的理想是神圣的。

暑假去孔浦，也就意味着不必望眼欲穿地等那个穿牛仔、戴墨镜，骑着嘉陵摩托的青年从宁波一路细尘飞扬地来小镇贩卖他的灵桥牌雪糕了。矮平房前面的小卖铺就有卖，渔业公司有制冰车间，夏天的时候也会做一些棒冰。我们拿着公司发的票券排队去制冰厂领取棒冰，棒冰的口味有白糖、绿豆和牛奶。日暮时分，常洪邻近的江北大河上会漂来几只载满西瓜的小船，暮光洒在水面上，流光溢彩。人们在岸上喊上一声，再用绳索放下个塑料桶，桶里放些钱，船上的人拿了钱币，手指嘭嘭有声，仔细地挑选西瓜再放进桶里。我喜欢黄瓤的西瓜，也不用刀具，姑父用如钵大的拳头捶成几块，我们边走边吃。

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寒假去孔浦。在渔业公司的浴室里洗一个热气腾腾的澡，看一场紧张刺激的武打或战争电影，然后买一堆烟花爆竹回家。吃过晚饭后，孩子们集中在宿舍楼前的空地上，用手中的烟火比赛，看谁燃放的时间更持久、烟火的光芒更璀璨。一到辞旧迎新的节点，家属楼家家户户的阳台上爆竹声经久不息，红色的烟雾在夜空中此起彼伏。孔浦就像是一艘慢行的轮船，灯火通明地行驶在孩子们的鼾声中。

每次从孔浦回来，总会带来一大堆零食，记忆最深的是安康鱼片和银鳕鱼